



選舉典第三十一卷

教化部總論一

易經 臨卦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本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

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大

雲峯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

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觀卦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傳

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

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坎卦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

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程

發政行教必

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

水之滄習

書經 虞書舜典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蔡注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

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而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大陳氏雅言曰

敬以處己則人不敢慢

寬以待人則人易於從二者不可偏廢苟一於敬則或失於急迫一於寬則或至於縱弛皆所不可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蔡注

宵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

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大

朱子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

略之意可見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

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立言之意自可見曰教

以人倫者因是又欲養其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曰然諷誦歌咏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尙且由人到那律和聲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足以養人情性

周書洪範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蔡司司徒掌教所以

成其性也

孔子家語 問玉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叅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韓詩外傳 論教化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淮南子 原道訓

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墦塍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春秋繁露 爲人者天地篇

傳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雖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劉向新序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

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大學衍義補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程頤曰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 臣按臨之爲卦有上臨下之象上之臨下果何所事哉曰保之將欲保之以何爲先曰教之教之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潤如湖海之浸是之謂教

思焉舉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於悠遠由動變而至於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間豈有窮盡也哉如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促則實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无疆哉

觀之象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爲觀之道巖敬如始盟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熹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燠而燠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

以設爲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元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遂啟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頤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

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臣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

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有所偏尙因其所偏約而歸之於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

其所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爲而不復觀之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

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吳澂曰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

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文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

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

然皆有文而可觀也 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

不息者以自強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

無他察於天而省於己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也有法度也其彝倫之秩然其典則之

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修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斂吾於是乎化導

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爲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頤曰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成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丘富國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臣按此萬世帝王爲教之始然所以爲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

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數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以寬焉敬以持乎已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之事其於教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況敬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已而能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敬為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臣按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在寬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治必本於教而教之所以爲教皆不外乎五倫而已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蘧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教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

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素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爲自勉使彝倫攸叙而益厚所以爲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素亦如我之所以篤叙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君爲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叙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强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於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以教化爲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叙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永天命也是則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呂祖謙曰擾者馴

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申

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爲言敷之爲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爲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於旦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卽有虞之寬可見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也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臣按爲教之道不過卽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吳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敷以寬則優游異順而其教易成也夫是之謂民極六官皆言爲民極而司

徒之教實主安擾萬國無非和順於道德則五品遜者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

掌邦教蓋以上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者理與氣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則歸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於天地所以設爲之官者雖曰爲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

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詭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吳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本十教二則兼舉其末其教敬讓親和辯等是德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不苟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老齒讓導民以順所

以不鬪爭陰陽禮者婚姻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所以不怨曠樂禮者燕饗作樂之禮尊卑齒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辨等者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以不暴亂以誓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冠婚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傳厥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也以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人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教而列於後

臣按聖人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

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聞何者而非軌民之法則囿民之教條哉後世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之實況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